

沈雲龍著

近代史事與人物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50週年紀念
1973-1988

中南圖書公司

近代史事與人物

沈雲龍著

660292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六月出版

近代史事與人物

平裝：一冊

定價：新台幣



著者：沈

雲龍

發行人：李

振華

出版者：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臺北縣永和鎮中興街99巷8號

郵政劃撥戶第二七八四號

電話：九二一六五九號
三四一六九二八

印刷者：東南印製廠有限公司

台北市西園路294巷15弄17號

經銷者：全省各大書局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〇四四九號

沈雲龍教授著作一覽表

(一) 中國共產黨之來源 (台三版)

(二) 現代政治人物述評 (增訂本 台三版)

(三) 近代史事與人物

(四) 中國近代史大綱 (四版)

(五) 黎元洪評傳

(六) 台灣開拓史

(七) 近代史料考釋 (一一三集)

(八) 康有為評傳

(九) 近代外交人物論評

(十) 尹仲容先生年譜初稿

(十一) 黃膺白先生年譜長編 (上下兩冊)

(十二) 徐世昌評傳

(十三) 敵帝集

(十四) 憶往錄

文海出版社

文海出版社

文海出版社

文海出版社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

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出版

傳記文學出版社

傳記文學出版社

傳記文學出版社

傳記文學出版社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傳記文學出版社

編印 中

編印 中

近代史事與人物 目錄

吳野人與陋軒詩集	一
吳野人詩與清初暴政	三
徐述夔與一柱樓詩獄	五
「東淘十一子」地名人名釋誤	七
附：張瘦碧：東淘十一子	九
清初嚴禁太監干政	一一
清代之皇子教育	一三
清代之軍機處	一五
清代之奏摺	一七
清代之八旗兵	一九
清代之綠營	二一
清代之湘淮軍制	二三
清代之驛站	二五
清代之大挑	二七

清代地方官吏之印信	二九
清代地方官吏之舉劾	三一
清代官員攜眷入臺之禁例	三三
清末之經濟特科	三五
清末之資政院	三七
清末之留學畢業生考試	三九
清東陵之被盜掘	四一
常州科名之盛	四三
吳省欽奏薦掌心雷	四五
琦善抄家之清單	四七
顏伯燾革職回籍之排場	四九
葉名琛誤國貽羞	五一
曾國藩之「挺經」	五三
曾國藩之風趣	五五
曾國藩識拔劉銘傳	五七
左宗棠受知徐法績	五九

太平天國之「男行」「女行」	六一
太平天國史料考異	六三
淮軍克復蘇州後之殺降	六五
湘軍克復金陵後之情狀	六七
趙烈文料事如神	六九
劉銘傳與大潛山房詩鈔	七一
彭玉麟殺譚祖綸	七三
同治親政與外使覲見	七五
張之洞與居無節	七八
吳汝綸學綜中西	八〇
范當世工於製聯	八二
張季直與范肯堂之交誼	八四
關於朱銘盤	八六
附：南湖：朱銘盤狂傲嫉俗	八七
東鄉冤獄之平反	八九
李蓮英之恭謹	九一

李金壩與漠河金礦	九三
丁惟禎賄買主考	九五
徐致祥參劾張之洞	九七
八股文體答問	九九
李鴻章書薦沈瑜慶	一〇一
清帝后不識「磨」字	一〇三
慈禧干預家庭細故	一〇五
七十年前之臺北	一〇七
李經方之受誘	一〇九
臺灣義士簡大獅	一一一
王文韶智脫經元善	一一三
張蔭桓豪放不羈	一一五
冒廣生與保國會	一一七
戊戌聯話	一一九
庚子拳亂與廷臣謬論	一二一
徐撫辰諫譴袁世凱	一二三

張懷芝礮擊使館	一二五
董福祥與榮祿	一二七
慈禧與吳永	一二九
吳式釗賣友	一三一
黃遵憲詩挽李鴻章	一三三
張之洞與袁世凱	一三五
康有爲詩挽翁同龢	一三七
江春霖糾彈袁世凱	一三九
端方夤緣再起因果	一四一
吉青納愛磁成癖	一四三
陳宗煥處脂不潤	一四五
岑春煊與裴景福	一四七
汪康年及其報業經營	一四九
陸鍾琦父子同殉	一五一
李平書與上海光復	一五三
蔡元培與民初教育部	一五五

張勳禍蘇之實錄·····	一五七
湯化龍痛斥洪憲國歌·····	一五九
湯化龍及其悼亡詩·····	一六一
陳石遺詩贈林宗孟·····	一六三
吳佩孚焚寄張其煌書·····	一六五

吳野人與陋軒詩集

四庫全書附存目錄提要，列陋軒詩集四卷，謂：「國朝吳嘉紀撰。嘉紀，字野人，泰州人。泰州多煮海爲業，嘉紀獨食貧吟咏，屏處東海，自銘所居曰陋軒，因以名集。其詩頗爲王士禛所稱，後刊板散佚，此本乃其友人方千雲哀集重刻者也。其詩風骨頗遒，運思亦復剴刻，而生於明季，遭逢荒亂，不免多怨抑之音。」按吳野人所居地名東海，即今之江蘇省東臺縣安豐鎮，舊屬泰州安豐場，位於范公隄上，隄爲宋范文正公仲淹築以防海潮者。隄以東，多濱海斥鹵之地，居民以煮海力田爲業。清乾隆中，始析置泰州爲二，其一稱東臺縣。入民國以後，安豐場仍設置場官權鹽如故。惟以僻處海濱，故不甚知名。野人生於明萬歷四十六年戊午，歿於清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得年六十七。

陋軒詩集凡五刻，以康熙元年祥符周亮工所刻爲初刊本，王士禛（漁洋）爲之序。越五年，錢塘汪芾斯任東臺鹽運分司，雅重野人詩，爲哀全集，得詩四百首，續梓以行。厥後，方千雲（名鴻達，梁埏人，距安豐七里，今東臺縣屬）合野人前後詩，重付梓人，刊刻精好，是爲第三次刻本。乾隆三十七年，詔開四庫全書館，徵求海內書籍，江蘇巡撫薩載遂採陋軒詩集以進，即方氏刻本也。嘉慶時，拊茶（今東臺縣屬）繆竹癡復爲割剽，刻工較遜於前，是爲第四次刻本。道光十一年，繆板歸富安（今東臺縣屬）徐氏。越九年，由泰州夏嘉穀購回，但字多漫漶，乃重加校訂，印以傳世，是爲五次刻本。現寒齋所藏之陋軒詩集十二卷及陋軒詩續上下二卷，即道光二十年庚子夏氏刻本，是年爲鴉片戰爭開始之年，距今已一百二十餘載矣！

野人生當明清鼎革之際，初習舉子業，明亡，不復應試。閉門窮居，蓬蒿土室，終日把一卷，苦吟自娛。諸兄有死於鬪者，竭力以殮。其遺孤通場稅，爲州吏所榜掠，野人匍匐營救，州吏聞其名，即省釋。晚年善病，或並日一食，不以告人。其爲詩，工爲嚴冷危苦之詞，所撰今樂府，淒急幽奧，皆變通陳跡，自爲一宗。其於朝代遞嬗之交，郡邑兵燹之慘，家人離亂之苦，尤多諷詠。如「傷哉行」四首之一云：「緬懷乙酉歲，里閭爲戰場，長跪借人隴，雙親盾其旁，石槌製未了，子孫散匆忙。亂定主人歸，桔槔種稻梁，引水二三尺，迫我速發喪。見此五內裂，還家谿日黃，俯仰生死際，夜夜淚千行。」又「我昔」五首效袁景文之一云：「我昔攜家亟逃難，海雲羈羈晝昏晏，野空蹄響賊馬近，我船欲速行轉慢，須臾燔燒閭里紅，風漂船入蘆港中，蘆葉菰葉蔽男婦，引衣掩飾啼兒口。」又「李家孃」詩序云：「乙亥夏，兵陷郡城，李氏頃被掠，掠者百計求近，不屈，越七日夜，聞其夫歿，婦哀號撞壁，顛碎腦裂而死。時掠者他往，歸乃裂婦死，剖腹取心肝示人，見者莫不驚悼，咸稱李家孃云。」按崇禎十七年甲申三月，流寇李自成入北京，明帝朱由檢自縊煤山。五月，福王朱由崧即帝位於南京，以史可法督師揚州。翌年乙酉，清兵南下，克江北諸縣，遂圍揚州，四月城破，可法死，清兵屠城，凡十日，軍民死者八十餘萬人，其被擄落井投河閉門焚燬者，不與焉！泰州爲揚屬縣邑，其所受兵革屠戮之慘酷，人民流離失所之痛苦，以及清兵之橫暴淫虐，均不難於陋軒詩集中尋繹得之，是野人之以詩爲史，實信史也。

吳野人詩與清初暴政

明桂王永曆十三年即清順治十七年己亥五月，延平王鄭成功自金廈率師，會合兵部侍郎張煌言所部反攻，由崇明入長江，前鋒連克瓜洲、鎮江，抵南京。清軍沿江造船備戰，人民苦於軍輸，備受慘虐。吳野人陋軒詩集中，曾多諷詠，如「江邊行」有云：「江邊士卒何闐闐，防敵用船不用馬，督責有司伐大木，符牒如雨朝暮下，中使威嚴震舊京，軍令還愁不奉行，親點猛將二三十，帥卒各向江南程，江南誰家不種木，到門先索酒與肉，主人有兒賣不得，供給焉能饜其欲。」又「鄰翁行」有云：「鄰翁皓首出門去，慟哭悔作造船匠，伴無故舊囊無錢，此去前途欲誰傍，聞道沿江防敵兵，造船日夜聲丁丁，工師困憊不得歇，張燈把炬波濤明，監使還嫌工弗速，如霜刀背鞭皮肉，肉爛腸饑死無數，拋却潮邊飽魚腹。」此詩雖無年月可稽，然爲己亥紀實之作，則殊無可疑。野人之友休寧汪楫（舟次）序陋軒詩集，有「余知野人，自己亥九月始，己亥江上震驚，揚人傾城走」之語，蓋足徵信。

至野人身受清初鹽簷苛斂之詩篇，如「懷汪」二十首之二有云：「徒隸持州帖，雁行柴門外，族有逃役者，署名呼我代。我無半畝田，征稅何繇派？密網及無辜，無地可趨避。兒女藏四鄰，酒食緩羣吠，用盡腐儒力，未免公家逮。」又如「臨場歌」詩序云：「雖曰窮灶戶，往歲折價，何曾少逋，胥役謂其逋也，趣官長沿場徵比，春秋兩巡，邇來竟成額例，兵荒之餘，嗚呼！誰憐此窮灶戶！」其詩曰：「緣豺隸狼，新例登場，十日東淘，五日南梁。趨役稍遲，場吏大怒，騎馬入草，鞭出灶戶。東家糶醪，西家割髒，彈力供給，免却公稅。後樂前鉅，鬼咤人驚！少年大賈，幣帛將迎，帛高者止，與笑月

下，來日相遇，歸比折價，筭捷未歇，優人喧闐，危笠次第，賓客登筵。堂上高會，門前賣子，鹽丁多言，鑿折牙齒。」又「通鹽錢逃至六杜河作」十六首錄三云：「草舍不盈丈，乃在鹵壤中，濛濛黑壤飛，戶外起秋風！何能免沾汗，已覺改形容。居人若鬼魅，衣食常不充，往昔遇汝曹，心魂悸且恫，今余獨何辜，栖止與汝同。」「稱貸鹽買錢，三月五倍利，傷此饑饉年，迢呼雜胥吏，其奴喫灶戶，牙爪虎不異。腐儒骨稜稜，隨俗受罵詈。秋清發茱萸，償錢期已至，空手我何之，仰廬聊棄賣。」「鹽貴買歡甚，索鹽不索錢，賄勉更東去，牽船買鹵還。中夜起披衣，牢盆賣人煎。蟋蟀無字託，愁音遍野田，北斗低在地，我在霜露間，賈子爾何人，使我夜不眠。」

凡此諸詩，譏刺時政，與杜少陵之賦兵車，元次山之詠春陵，殆無以異。而清初淮海之民，既困官府追比，復受鹽買盤剝，辛苦墊隘，疲於奔命，不遑寧處之狀，更不難於此想見。以當時禁網之密，野人竟未以文字買禍，亦云倖矣。四庫書目提要僅謂其「生於明季，遭逢荒亂，不免多怨抑之音」，殆有意爲之諱飾也歟？

徐述夔與一柱樓詩獄

清康熙間屢興文字之獄，時因天下初定，人心未一，爲箝制反清思想，或非得已，至乾隆朝各案，則毛舉細故，瓜蔓株連，於是述懷詠史告詩文之事，紛然而起，如徐述夔一柱樓詩獄，即其一也。

述夔，字廣雅，號陳齋。世居東臺縣之耕茶場，爲一鄉望族，幼負才名。雍正間，既應試爲孝廉矣，乃此科以文題屬諱，凡已中者，停止會試三科。述夔聞之，憤然曰：計其時吾年已老，富貴浮雲，今其止乎！至是，棄應制文，肆力於詩，然中心怨恨，牢騷滿腹，排滿之言，有觸即發。嘗築樓名一柱，闌曰易朱，繪黑牡丹懸其上，徵人題詠，有『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之句。夏日曝書，風吹翻之，呵曰：『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述夔喜酒，一夕酒罷，覆杯見萬曆年號，則曰：『大明天子重相見，且把壺兒攔半邊』。夜間聞鼠囁衣聲，叱曰：『毀我衣冠皆鼠輩，搗而巢穴是明朝』。偶登廁，則曰：『厚亡看撲滿，穢穢算行清』。蓋以壺兒影胡兒，違朱明爲正統，隱射胡清，非我族類，其詆誹之意，無不見於字裏行間。而當時並未有舉發之者，以耕茶地處海濱偏僻之鄉，人民習慣故國之情，尙未泯也。

迨至乾隆中，述夔已逝世，其子懷祖刊刻遺集以傳世，始爲仇家蔡家書所計告。初，蔡嘗購地於徐之同族，其地爲徐氏祖塋所在，與訟屢矣。值國孝，蔡氏有幼子，私自剃髮，徐訟之，致蔡活埋其子以廢事，從茲唧怨甚深。然徐素以富名，與訟反不得直，蔡氏久思報復，適乾隆四十二年八月，劉塘（石菴）提督江蘇學政，以賢廉名。清例，提學使者有監察當地姦慝之權。家書因上其事，劉奏聞，清廷命

就其家察看悖逆情形，得一柱樓詩，中有譏刺語。次年十月遂逮述夔之孫食田、食書及校對徐首髮、沈成濯等提解至京，經軍機大臣鞠訊得實，定以大逆不道，俱罹大辟，詩集悉銷毀。述夔、懷祖以前卒，詔命剖棺戮屍。江蘇藩司陶易，與幕友陸炎皆坐死。揚州知府謝啓昆、東臺知縣涂躍龍俱革職，發往軍台效力。嗣以前禮部尚書沈德潛，曾爲述夔作傳，稱其品行文章可法，下大學士九卿議罪，請追奪德潛階銜祠諡，仆其墓碑，從之。尋又以德潛題詠黑牡丹詩，指爲逆詞，詔令剖棺戮屍，其他當時題詠諸名士，亦均按名而求，無倖免者。

按沈德潛以年高致仕，於乾隆三十四年九月病歿長洲里第。方引退時，清帝弘曆以己著詩集，委之改訂，頗多刪潤。及德潛既逝，調其詩集進呈，則平時爲帝點竄及捉刀之作，咸錄焉。帝大悲，遂藉一柱樓詩獄而牽連及之，蓋德潛亦以文字買禍也。此一大獄，純由文字傳會穿鑿而起，致徐沈不免身後之誅，且貽累子孫，株連多人，則當時文禁之森嚴，冤獄之繁重，殆可知矣！

「東淘十一子」地名人名釋誤

四十四年九月八日「中副」載張瘦碧君「東淘十一子」一文，述及吾鄉先賢，闡揚明末隱逸，旨深意遠，至爲欽佩！惟地名人名，略有訛誤，茲釋正如下：

(一) 吾鄉爲江蘇省東臺縣南安豐鎮，舊屬泰州安豐場，一稱東淘，位居范公隄上（隄爲宋范文正公仲淹築以防海潮者，南起南通，北迄阜寧，長約四、五百里），隄以西，串場河流經其下，又名淘水；隄以東，多濱海斥鹵之地，居民以煮海力田爲業。明正德間，有布衣曰王良，字汝止、號心齋，爲王陽明高弟，以理學聞，世稱泰州學派。越百年，有布衣曰吳嘉紀，字賓賢，號野人，弱冠應試，取錄崇禎末科縣學案首，明亡，棄舉子業，以工詩聞，有陋軒詩集行世，三原孫枝蔚爲之序，有謂：「自兩賢相繼出，而四方譚安豐場人物者，皆嘖嘖心齋、賓賢不置，心齋能爲嚴苦峭厲之行，而賓賢憂深思遠，所爲詩，多不自知其哀且怨者。」王漁洋任揚州推官時，亦稱吳詩：「古澹高寒，有聲出金石之樂，殆郊島者流。……如君白首藜藿，戢影窮海之濱，作爲詩歌，託寄蕭遠，若不知有問以外事者，非夫樂天知命，烏能至此？余在揚三年，而不知海陵有吳君，今乃從司農得讀其詩，余愧矣愧矣！」海陵爲泰州之別稱，司農係指漁洋之友周亮工（櫟園），即刊刻野人詩以行世者。清乾隆四十三年始析置泰州爲二，其一稱東臺縣。入民國後，安豐場仍設置場官如舊，惟以僻處海濱，故不甚知名。張君文謂「因同隱居嶺上的東淘，故號稱爲東淘十一子」，實則東淘乃沿海平原之區，其地並無深山峻嶺也。

(二) 張君所舉東淘十一子之一：「季乘之，原名應申，字大乘」，應爲季來之，原名應甲，字大